

边看边聊

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送了我半箱子 VCD,其中有《半生缘》、《杜十娘》、《怨女》等等老片,她对我说,“这是我以前上国文通识课的时候用的,以后你给别人上课,也可以用。”那时候,我的行李箱已经整理好,满满当当,像装着一个家。于是我看着那一大堆带壳的电影碟片,内心实在有点震惊。我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这些网上都有,但我还是将它们都带回来了。我记得老师还对我说,她很喜欢潘虹演的杜十娘,觉得她很漂亮。

过年时候整理东西,我将这些 VCD 都归置在一起,像一种温暖的纪念。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用影碟机播放这些电影,像使用从前的录像带、卡带、投影机、3.5 英寸磁盘一样充满怀念。仔细说起来,记忆深处的那些老机器,也并非是很久以前就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事实上直到去年 7 月,世界上最后一家录像机生产商日本船井公司才真正停止录像机产品的生产。尽管 VCD 早就取代了它,但它真正离开我们,居然是去年,携带着《古惑仔》、《唐伯虎点秋香》的记忆,彻底走入了我们远去的童年。

总是在不经意间,技术的演变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我现在的电脑已经没有光驱,我也不再用影碟机看电影。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盗版碟的老主

顾,省吃俭用买电影看,那些老板跟我开的玩笑我还记得,现在人去楼空,所有的采购经验如幻梦。那些用透明塑料袋或塑料壳装的七块到十二块一张的光盘,曾经是我喜欢的东西。不久以前似乎这些东西都在手边,但很奇怪,仿佛突然间,就都不见了。盗版的很难找,正版的也不常见。流媒体势如破竹,B 站更是热闹得如火如荼,通

物的怀想

张怡微

过弹幕,边看电影边和两年前某人公开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事情的变化虽然残酷,却并非毫无预兆。我有个好朋友曾在美国留学,业余时间则在环球唱片实习。到这间公司的第一个月,她的工作就是把 CD 外包装全部撕掉,只留下壳,因为唱片已经卖不动了,壳还可以用。她撕了整整一个月,心情很复杂。她说,“这是我以前最向往去工作的地方”。许多年后,因为很喜欢周蕙版的《东山一把青》,我特地去音像店买了 CD。但我既没有音响,连光驱都没有。买了 CD 我也听不了,我只是在心里默默觉得,CD 可能还没有消亡。趁它还在,可以留个纪念。

“物”的美妙在于,它有它的物质形式,更有它的想象空间,有它的寄情、同情,有岁月的味道。去年年底,有次和张新颖老师聊

天,我问他们以前是怎么印论文的,又没有电脑。他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他们要从复旦坐车去一个渡口,然后坐船,去崇明。到了崇明呢,要住在印刷店的人家里。他们的鸡啊鱼啊都很好吃,不用钱,对学生来说,比学校吃得好多了。然后,工人开始排字,排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继续修改论文。这样要花费个几天,再回上海,总而言之是很开心的一个旅行。但我们现在刊印论文很方便,旅行就消失了。消亡的是旅行。

我不算是个怀旧的人,匆匆忙忙地过日子,来不及想得太多、想得太细。近来又听说,许多小朋友的考卷也都在 iPad 上完成,学校里印发纸质的考卷,成了不怎么常见的事,这听起来多令人惊讶。

作为一个许多人眼中的“年轻人”,我也是写过油印试卷的“上一代”人了。即使做不出题目,还能闻到浓浓的油墨味的考场,恍如隔世。那些用手写题目考我们的老师,去哪儿了呢?从出题、到刻写、到油印、到吹干……不管是哪一科目的老师,都要参与这种“手艺”的制作过程。我们写着写着,手腕上会有一排排黑印,弄得不好还会擦到脸上。到底是哪一天开始用上了电脑排字呢,不记得了。哪一天用上真正的白纸做的考卷呢?也不记得了。如今小孩子都用电脑做题,这样的事和谁细讲呢?

二十世纪已经飞也似的过去了。惟将旧物表深情。

兰州牛肉面红遍大江南北,堪称是全中国能能见度最高的面条,并曾获中国烹饪协会评定为“三大中式快餐”之一,享有“中华第一面”的美誉。

遗憾的是,比起另两大中式快餐的北京全聚德烤鸭和天津狗不理包子,兰州牛肉面似乎还没登上国际知名的英文媒体,在英语世界的能见度明显偏低。英文译名方面,北京烤鸭是 Peking duck,包子是 bao (或 baozi),此二者早就约定俗成,并均已收录于大型权威的英英词典。然而,兰州牛肉面的英文译名却是各行其是,权威的英英词典亦尚未收录。

“兰州牛肉面”的英文,常见的有 Lanzhou beef noodle soup (字面义“兰州牛肉面条汤”)、Lanzhou beef noodles (字面义“兰州牛肉面条”)。此外,也有译自“兰州拉面”的,如 Lanzhou hand-pulled noodles (字面义“兰州手拉面条”)、Lanzhou stretched noodles (字面义“兰州抻扯面条”),以及全音译的 Lanzhou lamian (兰州拉面)。英文的《维基百科》

(Wikipedia) 以 Lanzhou beef lamian (字面义“兰州牛肉拉面”)为条目,收录了兰州牛肉面。

看着这些林林总总的翻译,不免让人心生困惑,这“中华第一面”的英文到底是哪个?还是另有答案?

答案不急,先澄清一个概念:地方美食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美食音译向来是国际惯例。单讲面食,各色的意面风行全世界,其英文是直接挪用,相当于音译。就以最常见的 spaghetti (意大利面)为例,此乃照搬自意大利文,没人按字面翻成 little cord noodles (细绳子面),因为这样不仅间接拗口,文化特色丧失泰半,还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让人迷失在众多类似的名称中。

远的有意面,近的中、日两国的面。中国的 chow mein (炒面)、lo mein (捞面)是音译,日本的 ramen (拉面)、udon (乌冬面)和 soba

(荞麦面),也是音译,全都是行之有年的固定英文,也早就收录于权威的英英词典之中。

倘若我们依汉语拼音,把“兰州牛肉面”翻成 Lanzhou niurou mian 如何?大家是冷嘲热讽?还是存疑理解?还是认同点赞?

且听我道来。兰州是地名,音译是唯一的选择,只有拼音系统的不同,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但“牛肉”的英语明明是 beef,音译为 niurou,不是让人匪夷所思,笑掉大牙?未必。“和牛”为日本品种的顶级牛,英文直接音译作 Wagyu (Wa “和”,即“日本”+gyu “牛”),而不是意译的 Japanese cattle (日本牛)或 Japanese beef (日本牛肉),此 Wagyu 是餐饮界的规范用词,早已见诸各大权威的英英词典。谁说有现成的英文就不能另辟蹊径?有前例可循,把“牛肉”音译为 niurou 为何不行?

至于“面”,英文里虽有基本词汇 noodles (面条数量常多于一,用复数),然同上述的牛 (gyu),音译何尝不可?况且,英文里有来自中文的 mein (如 chow mein “炒面”、lo mein “捞面”)与 men (如 ramen “拉面”,日本拉面源自中国)。另外,mien (“面”的威妥玛拼音)和 mee (“面”的闽南语转写)一样为英语所用,且收录于世界最大、最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略作 OED)。准此,孰谓音译的 mian 不可?

综上所述,把“兰州牛肉面”音译为 Lanzhou niurou mian,绝非信口开河,亦非无的放矢,而是体察语言本质,通过鉴往知来,加之深思熟虑后的英译。答案,有时不须拐弯抹角,反而藏在直接的简单里。

地方美食采取音译是条正道,“兰州牛肉面”的英文是 Lanzhou niurou mian,“兰州牛肉拉面”的英文是 Lanzhou niurou lamian,“兰州拉面”的英文是 Lanzhou lamian,当然,兰州牛肉面的国际知名度尚未打开之时,如此音译,英语人士必不熟悉,需辅以简短的英文解释。

咱们的兰州牛肉面养在深闺人未识,只要做出让人向往的价值,佐以到位的宣传,让人心生仰慕,必能近悦远来,在全球的饮食舞台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届时,音译的 Lanzhou niurou mian 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双小斑鸠终于破壳而出。它们毛绒绒蜷缩成一团的样子令人心生爱怜。我默默地对它们说:“早安!小斑鸠。”

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一对珠颈斑鸠筑巢、生蛋、孵蛋,这一切就发生在窗外的花架上。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它们能不能如愿以偿地孵化出新的生命?我和我的家人因此而牵肠挂肚。

我家阳台外面,左边装了一个伸缩式晾衣架,右边是一个花架,里面种植了几盆花草。小年夜前一天早上,我去阳台晾衣物。刚打开窗户,忽然一只像鸽子一般的鸟从花架中飞跃而起。开始我也没在意,鸟雀飞来歇息觅食是常有的事情,不足为奇。但等到晾好衣服我才

觉得有点不一样,这只鸟停留在隔壁人家的空调室外机上,并没有飞远。再看看花架,发现花叶明显被修整过,花盆里还堆积了一些细细长长的枯枝。

早安!小斑鸠

程海梦

我恍然大悟,这是要筑巢的节奏啊。

我关好窗退回阳台,期待着这只鸟回来安营扎寨。仅仅片刻之间,它便飞回到花架上。没多久,又飞来另一只同样的鸟,嘴里还衔着一根枯枝。两只鸟围着花盆忙碌了几分钟,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一直到傍晚时分,窗外连续传来“咕咕咕、咕”的声音,我走到阳台一看,不远处有一只鸟正好飞过来,匍匐在花盆的那只起身飞了出去,而花盆里赫然有一只白生生的鸟蛋。

当天晚上,我们夫妇俩忙着上网搜索、对比,我还发了几张照片到朋友圈里求助,最后确认这种鸟的名字叫珠颈斑鸠,进而还了解到一些珠颈斑鸠的生活习性。例如,“一夫一妻”制,双方轮流孵蛋,经常占用民居的屋顶、阳台筑巢,鸟巢里始终干干净净,等等。有一个帖子说,珠颈斑鸠生了一个蛋以后,隔一两天还会再生一个蛋。果然,大年夜傍晚,我看见花盆里已经出现了第二只蛋。珠颈斑鸠换班前,孵蛋的那只会发出“咕咕咕、咕”的叫声,召唤另一只鸟回来。这也为我们观察鸟巢里的状况提供了及时的信号。

珠颈斑鸠孵蛋是极其专注和刻苦的,这么冷的天,匍匐到那里一动不动,偶尔变换一点方向,也是很轻微的。自从修筑了这个鸟巢以后,它们更是一副“主人翁”的姿态,心安理得地在花盆里孵蛋。我去晾衣物,它们



哈尼梯田 (剪纸) 奚小琴作

不理不睬,我举着手机靠近拍照,它们也视而不见,全然没有第一次相见时的惊慌和陌生。春节里有几天天下雨,我在花架上扎了一顶雨伞,珠颈斑鸠也不为所动,我忙我的,它孵它的。

在那些天里,我的耳畔经常会响起“咕咕咕、咕”的声音。我曾经担心一动不动的珠颈斑鸠受不了冬夜的寒冷和饥饿,也担心过那两只新生的蛋会

缺少足够的温暖而不能孵化,我想过为它们搭棚取暖,或者撒一些小米方便它们觅食。但我家先生反对我这样做,他劝我说自然界动物界自有一番气象,还是顺其自然为好。

欢欢喜喜的时刻就在这一天天的期待中到来了。元宵节前一天早上九点多,窗外又响起了“咕咕咕、咕”的鸟叫声,我快步走到阳台窗前,看见两只珠颈斑鸠正在换班。

与往日不同的是,下班的那只有些恋恋不舍,接替上班的那只好像在驱赶着它。再看花盆里,只见两只小斑鸠轻轻扭动着身体,旁边是两个破了的壳。谢天谢地,终于成功了!上班的那只珠颈斑鸠(很遗憾,我至今不能辨雄雌),先后两次衔走了蛋壳,然后便安安静静地匍匐在两只小斑鸠的身上。生命的哺育刚刚开始,我为它们祈福。

朋友舍下做客,我欲泡一壶普洱茶招待,起开一听茶叶罐,从里面取出几小块普洱茶,投入茶壶。朋友面露惊喜之色:“这个办法不错,咋弄的?我家也有一块普洱茶饼,硬邦邦的,每次需要的时候,都得用力掰,要么掰不动,要么就一大块,真是吃力煞了。”我笑呵呵地说这个办法是我从外面淘来的。朋友见我半真不假的样子,还以为我在故弄玄虚,其实还真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在外面看看野眼、听听闲话,还真能淘来不少常识和见闻。

就拿普洱茶来说,以前我和朋友一样,也是用力掰,一副咬牙切齿的面相。然有一次,在一家茶餐厅

好是拿小番茄来炒鸡蛋,这样炒出来的味道才叫浓郁……”循声望去,走在我面前的两个女人正在交流烹饪心得。呵,还真是一个好办法,我咋就没想到?当晚便拿小番茄炒土鸡蛋,再撒上一把葱花,一盘菜端上桌,不仅秀色可餐,老公品尝后更是赞不绝口。

当然,不只是一些生活小知识,还会遇到让人莞尔的八卦。有一次在一家水果店里,见两个营业员,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在对话。姑娘问道:“你这次回老家,相亲相得咋样?”小伙子叹口气:“家里

人都忙着为我选对象,就这么几天工夫,一下子就相了三个。”“可有中意的么?”姑娘又问。当时我正在挑选水果,本无意听这样的闲聊,更何况是三个对象的复杂故事。不料,小伙寥寥数语,竟让我听了个全过程。他道:“第一个很无语,第二个很奇葩,第三个又很纠结。”我不得不佩服现代流行语的简约和意趣,只需稍稍脑补一下,便可猜测到他三段相亲的大致状况。

有时,又会冷不丁从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听到精辟性的语言。有一晚上,与朋友聚会后,我们在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寒暄告别。忽闻一个高八度的声音在呵斥员工,挨训的是个稚气的女孩,看上去只有八九岁的年龄。原来有一沓二折

七夕会

页的该酒店广告页面,被这个女孩折叠得歪歪斜斜,一个领班模样的负责人正在责令女孩返工。那女孩边重新折叠边嘟囔着:“折就折呗,何必这么凶巴巴的,人生嘛本来就是这样折来折去。”瞧她一副委屈的样子,我们都被她的话逗乐了。没想到一个外来的打工小姑娘居然能说出这般富有哲理的感悟,想必这样的体会不是在书本上能够得到的。

人生百态,气象万千,正所谓社会是一所学校。大街上的道听途说,虽不似“行万里路”那般豪迈,却自有其鲜活生动的独特风情。而较之书本上的奇思妙想,则更有一番活色生香的“3D”感受。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